

塞外文苑

■文平

行走在大地的词典里



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许多年来，我感觉自己一直行走在一本厚重的大地词典里，这本词典就是我栖身的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遥远，寒冷，也辽阔而苍郁。这里的一切变迁和进步，乃至一个家庭和一种生活细节都深受大自然的制约和影响。这里的人们深知自己和万物同类，都是北疆大地上的一片叶子或一株草木一种动物。

呼伦贝尔有广袤草原、茂密森林，到处写满了生态的密语。翼羽鹤在草丛里养育自己的幼儿，如果遇到人类或者其他肉食动物靠近，它们会突然一跃而起，然后翩翩起舞，做出千姿百态的婀娜，引诱着介入者离开，而它们留在巢穴的弱小雏鸟，天生就

会把自己黑褐色的身体摊成纸张一样的薄片，紧紧匍匐在地面上，化妆成大地的一部分，从而躲过猛禽和野兽的捕捉；草原大火，黄羊集体逃难，遇到铁丝网，所有的雄性会用身体搭成一座桥梁，让怀孕的雌性和黄羊崽从上面走过逃生，自己甘愿在烈火中牺牲；大雁、天鹅等诸多鸟类都会选择在芦苇丛里筑巢，它们与生俱来就知道，那里可以躲开野兽的偷袭。秋天它们竟然像人类眷恋故土似的，先向北方飞，然后掉头，在家乡的上空盘旋一阵，才向南方飞去；说起马、牛、羊，更是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马吃草尖，冬天惯于用蹄子破雪，所以走在游牧畜群的最前面，羊的破雪能力不强，便跟在马群后面吃草的中段，牛有高级的消化系统，却没有破雪的能力，自然而然地跟在羊群后面吃更粗糙的草。说起森林里的生态轶事，也是数不胜数。阔叶的白桦树庇护着落叶松，它用自己散发的的气味，为针叶树种驱松毛虫，到头来却被落叶松排挤，最多只能活七八十年；而强壮、威武、抗寒又耐旱的樟子松竟然是被众多看似弱于它的树种驱逐到沙地上的；多种野生动物发起或躲避某一次攻击之前，往往会去杜香丛中坐卧打滚儿，用杜香的气味掩饰自身的气味。

在如此神奇又隐秘的地域，人类从森林走出，进入草原，必然地成了自然的忠实门徒，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门徒”，而不使用“学生”，包括了人对自然五体投地的崇拜。是大自然驱动着引领着人类的衣食住行。如今，呼伦贝尔历经劫难的生态有所恢复，以至于有了很多的商品意识和科学意识介入，但古老的理念依然不可磨灭地呈现在现实中，有的时候与现代环保意识相得益彰，有的时候和利益驱动的社会生活发生冲突，变，成为一种最有力量 and 魅力的生存诗，浸润着现实和未来的人类心灵，更为文学提供了独具光芒的时空。

我在草原迎头看见一个蒙古包外的风力发电机叶轮上搭建着一个喜鹊窝，后来获知，为了喜鹊一家不会流离失所，牧民一家放弃了用电；鸟在一辆汽车后备箱里筑巢，牧民就三个月不开车，直到小鸟出巢；为了救助一只在自己家家门口前分娩的母狼，老额吉竟然学狼叫，呼唤狼群来帮助这只狼，

让它们一同叼着小狼崽离开，狼从此不再袭击她们家的羊群；我还看到许多走出家乡的年轻人，返回草原创业致富，在草原被现代经济生活不断冲击的情形中，他们挖掘传统民俗和生活方式，从中找到创业与生态一起振兴的契机，不断地迎接挑战。

自然文学写作离不开人类的生存境遇，必须写出人类精神的挣扎和进步。同时，作为生态文学的写作者，一定要有相关的科学知识，又不被科学的局限性所捆绑，导致随大流一哄而起，如果说田野调查能给我们一些活生生的大地细节，深入生活能让我们的情感世界更柔软更丰沛，那么科学思维的确立，能让我们更清醒更清楚地认识现实。

事实上我的写作，起初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但是在最靠近自然的精神里获得了一种心灵的震动、净化乃至提升。我写了很多呼伦贝尔人的诗意故事，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并未刻意去追寻自然文学的风标，但我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有“天”的胎记，他们的人生体现着对大自然的毕恭毕敬，小心翼翼，休戚与共，与众不同，他们不仅拥有对大自然的理理解，拥有了抚慰自然的温情，回馈自然的智慧。呼伦贝尔的质朴和沧桑以及焕然，无疑体现着典型的人类记忆和未来价值。

我写《驯鹿之语》的出发点，是让年轻人知道和驯鹿是怎样结识和亲近人类的，文中写了驯鹿的种种品性，比如它们没有上牙，吃苔藓用上嘴唇和下牙扣合，掐掉苔藓的嫩尖，从不连根拔，因为苔藓每年长三五毫米，破坏了苔藓就等于破坏了林地，驯鹿的鼻有四道软骨，可以将极低温的空气暖化等等好多在独特生态环境中进化出来的生命特质，但是更重要的是写了一个过程，即是驯鹿从人类的食物变为人类的伙伴，变为人类的谋生的工具，人类发展经济的产业，人类开发旅游的标志物，也自然关注了动物失去森林摇篮之后的窘境，触及了人类在这个过程中的情感危机，生存观变异之后的茫然。所以，我想，生态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倡导保护便可以了得的，生态文学写作，向文学提出了高难课题，在这个基础上，生态文学创作的前景和深度，对作家的学者化认知水平和艺术创造力表现力要求更高。

时 光流影

■北城

一扇辽阔的窗

一扇窗，长约2400公里，宽1700余公里。底色的绿郁郁葱葱。

生活在辽阔深处，有无尽的空间驰骋，有无限的机遇奋斗。

草原、山林、河滩、沙地，这里阳光茂盛，天蓝得纯粹，云白得天真。一切都是那样厚重、平稳、悠长，又是那么清静、多彩、辽阔。带着霞光和露水，奔赴内心的山水。

展开北疆，展开四季，展开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心怀山水，因浩瀚而博大。用勤劳和智慧筑梦，蓬勃向上，蓄势奔放，春光无限。

春绿黄河，壮美坦荡。腾格里沙漠，天鹅驮起天鹅湖的旖旎飞向远方。风扶杏花、桃花、梨花倾城绽放。千里嫣紫，万里嫣红。握着乌梁素海的落日，拉满北疆之春。

入夜，在乌兰哈达山口数着宝古图大漠的星星。

浩瀚，草原、林海、大漠，生机起伏。

盛夏，北疆溢出目光的凉爽，一碧千里。湛蓝的天空下，一派洒脱诗意的图卷，悠然展开。浓淡相宜的绿，是

疏 影横斜

■满子



在雁荡山遇见潘天寿

不只是潘天寿，雁荡山还吸引了大批文人学士，让他们的灵感勃发。关于雁荡山的诗词就有5000多首，这里还有400多处摩崖石刻。此行，我除了遇见潘天寿，还遇见了谢灵运、贯休、沈括、徐霞客、康有为、张大千、郁达夫、沙孟海、邓拓、舒婷等，他们都在此留下了诗篇和墨迹。

登雁荡山，我仿佛听见了白垩纪时期恐龙的吼声。在地球的造山运动中，乐清湾一带的火山爆发，喷出了滚烫的岩浆。岩浆层层堆积，最高者千米以上，低者也有五六百米，它们无一例外选择了立着、立着。而同时期别处喷发的火山岩浆则大多选择了如水一样流到低处。雁荡山的火山岩浆将自己耸立成了陡峭的石山石柱。台风经过这里时，发出剧烈的吼声——不是风在吼，而是石山石柱在吼。

雁荡山的景点如天上的繁星，难以计数。据旧志书记载，计有十八古刹、十

到极致，才不负天堂草原的美誉。

草原的鹰，在蓝天上翱翔。

入秋，天空广袤，北疆微凉的风掸去浮尘，露出自由奔放的品格。

浓郁的灿烂留下的醉，落入心底。抬头，与中国最早的秋天相遇。

高原变装，松柏、胡杨、怪柳、古榆、五角枫层林尽染。林深处见海，汹涌、浩

瀚、磅礴。

瞩目，碧云天、黄叶地，秋意无边。

原生的执着、坚韧、守望，永远值得期待。

收成饱满，颗粒归仓。满桌原汁原味的秋膘，杯盏撞出的笑声，传出窗外。

雪是北疆的标配，纷纷扬扬，苍苍莽莽。千里雪飘，万里冰封。素描？水墨？只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派磅礴，一派浩瀚，一派北疆山河。

炊烟袅袅，守望质朴的愿景。故事推门，火热的激情拓开一条条冰封的路，汇入那条不冻的河，日夜奔腾。汨汨的水流汹涌着冰点以下怒放的璀璨。在挚爱中燃烧挂在树梢的凛冽。

冬是春的归途。

静美是沉淀的多彩，焙熟苍茫，雪野中盛开心中的坚守。在寒冷中品味阳光的暖，芳草的绿，安代舞的火红，马头琴的悠长。

这扇窗里有“且听风吟”的句读，有“情怀絮语”中的青绿，有“朝花夕月”间的牧歌，有“私语茶舍”里的茗茗……

北国风光，2024年等你打开！

瀚、磅礴。

瞩目，碧云天、黄叶地，秋意无边。

原生的执着、坚韧、守望，永远值得期待。

收成饱满，颗粒归仓。满桌原汁原味的秋膘，杯盏撞出的笑声，传出窗外。

雪是北疆的标配，纷纷扬扬，苍苍莽莽。千里雪飘，万里冰封。素描？水墨？只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派磅礴，一派浩瀚，一派北疆山河。

炊烟袅袅，守望质朴的愿景。故事推门，火热的激情拓开一条条冰封的路，汇入那条不冻的河，日夜奔腾。汨汨的水流汹涌着冰点以下怒放的璀璨。在挚爱中燃烧挂在树梢的凛冽。

冬是春的归途。

静美是沉淀的多彩，焙熟苍茫，雪野中盛开心中的坚守。在寒冷中品味阳光的暖，芳草的绿，安代舞的火红，马头琴的悠长。

这扇窗里有“且听风吟”的句读，有“情怀絮语”中的青绿，有“朝花夕月”间的牧歌，有“私语茶舍”里的茗茗……

北国风光，2024年等你打开！

日 抒 怀

■李雨佳



冬，在我的眼里，是一幅简单的写意。寥寥几笔，勾勒出山寒水瘦的水墨画。冬，亦像一首诗。删繁就简，安静纯粹。素白留韵，耐人寻味。

随着晨曦的微光穿透薄雾，第一缕阳光照进窗户，温暖的气息弥漫整个房间，金色的光芒让整颗心也跟着跃动起来。这初冬的阳光，虽不如夏日的炽热，却显得温柔而真挚，送来一份早安的问候。晨雾轻轻地覆盖在大地上，像一层薄薄的纱巾，将整个世界的轮廓勾勒得如梦似幻。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在这片朦胧的美景中，人们仿佛可以听到大自然的呼吸，感受到它的脉动。

随着太阳升起，一抹淡淡的红色出现在天际。这红色逐渐蔓延开来，像一幅绚丽的水彩画，将整个天空染成一片金黄色。然后，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脸庞，那是一张灿烂的笑脸，散发着温暖的光芒。走出家门，清冽的寒风扑面而来，沉睡的神经被唤醒，使人顿觉神清气爽。冬日的阳光，浅浅的，暖暖的，透过枯枝，洒下一地斑驳的光影。熟悉的街角，蜿蜒的小径，也有几分岁月少有的宁静。冬日暖阳，将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静静享受这份安逸，内心得以温润。

俗话说：“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立冬当日，母亲早早起床到超市买来新鲜的肉馅和白菜，准备包饺子。她先将白菜洗净空出水分，再快刀斩乱麻般剁成细碎的小丁。随后，在肉馅里加入白菜、葱姜碎，适量的食盐、蚝油、生抽、十三香、鸡精，再用烧热的橄榄油烫香，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鲜香扑鼻的猪肉白菜馅顿时呈现眼前。醒好的面团经母亲的巧手揉、滚、压，形成一个一个小圆饼。只见她一手拿着小擀面杖，一手捏着压扁了的面季子的边缘，边擀边转面季子，眨眼之间，一张饺子皮就擀好了。我拿过饺子皮，用筷子夹入馅料，手指间轻轻一捏，一个小巧玲珑的饺子就立于案上。母亲剥皮儿，我包馅儿，不一会儿，一排排精美的饺子摆满案板。最后，锅中烧开水，下入饺子，用勺子沿锅边搅动。十分钟后，所有的饺子都鼓胀起来，漂浮在水面上，诱人又可爱。用漏勺捞出一盘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饺子就做好了。清脆爽口的白菜与鲜嫩多汁的猪肉交融，裹挟在薄薄的饺子皮里，咬一口香味四溢，甚是美味。饺子里寄托着浓浓的情思，蕴藏无尽的能量，满载母亲的关怀和疼爱。一盘香喷喷的饺子下肚后，总能驱除寒气，让人暖到心坎里。

小雪节气过后，冬意渐浓。北风裹挟着寒流，一次次长驱直入，侵袭着苍茫大地。所到之处，气温骤降，萧瑟愈深，肃穆愈甚，秋天留下的最后一抹清韵，终究消失得无影无踪。湖水一改往日的活泼，似乎沉静地睡着了。它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冬日的光彩。那冰冷的质感，平滑而冷峻，给人一种清冷而圣洁的感觉。冰湖晶莹剔透，冰面上漂浮着形态各异的冰花，让人心生欢喜，仿佛能感受到冰凝成冰那一刻的悸动。在冰的世界里，我可以触摸到冬天的灵魂，感受到那份冷静而深沉的美。

冬季的冰面是孩子们的专属游乐场。有的推着冰车，有的拉着板凳，有的穿着冰鞋快速驰骋，身轻如燕，动作潇洒自如。虽然有时稍不小心，就会失去平衡，摔得人仰马翻，却也丝毫不减玩耍的兴致。在光洁闪亮的冰面上，每一个嬉戏的孩子，都是一个快乐的音符，从岁月深处传来，遥远而切近，平凡而欣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也小心翼翼地踏上冰面。初上冰面时提心吊胆，生怕冰面破碎掉入冰冷刺骨的湖水中。我谨小慎微地挪着碎步前行，时而看见深长的裂缝令人毛骨悚然。上过几次冰后，我的胆子逐渐大起来。找到一块平整光滑的冰面，先助跑几步，然后猛地冲到冰面上用惯性带动全身从冰上滑过，仅仅几秒钟，就能让人有短暂飞翔的愉悦。在冰上玩耍，踉踉跄跄，你搀我扶，摔倒时惊出一身冷汗，尽兴时大笑不肯离去。红扑扑的脸蛋诉说着对冰雪的热爱和激情，呼出的哈气展现着不泯的童心和欢乐。任脚步奔跑，任情怀和光明相互追逐，与冰雪相融，将心引至向往的远方。

雪，是上天赐予人们的精灵，总是如约而至，为寒冷的冬日带来无尽的惊喜。它婀娜的身姿，如同洁白的柳絮，若隐若现，给人无尽的遐想。雪花纷飞，轻盈优雅，好像被风儿轻轻吹落的梨花瓣，静静覆盖在大地上，将天地装扮成纯洁无暇的世界。听，它在耳边呢喃，传递着冬的讯息。看，它在身边依偎，幸福地融化，沉睡在掌心。雪花轻轻吻过脸颊，滋润干裂的肌肤；落在睫毛上，牵引着我的视线，仿佛要将世间的纯洁与美好全部相送。

雪满山川，素白沉静。天地之间，有一种浩浩荡荡的苍茫。那是雪的圣洁，雪的洒脱，雪的飘逸，遗落人间。雪的每一次洒落，都饱含着对天空的眷恋；雪的每一次舞动，都充满着对光明的深情告白；雪的每一次消融，都演绎着生命的轮回。听雪落的刹那，内心欢喜而宁静，仿佛一朵清幽的莲花，安静地盛开。世间的一切嘈杂，都被白雪覆盖。红尘的所有纷扰，都在雪里一一消融。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雪后的小城，树木凝霜挂雪、银装玉叶，宛如童话世界，美不胜收。公园里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曲径通幽的小路被白雪覆盖，更显恬静优雅。置身于冰雕玉琢的白色世界，眸中尽是雪白，脸上盈满笑容，空气清新自然，心灵得到彻底净化，宁静致远，淡泊辽阔。

赏一场冬雪，醉一季流年。漫天的雪，不知撩拨多少诗人的思绪。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听雪煮茶，吟诗浅唱，或用淡墨素笔将一片片雪花描绘成一幅幅古香古韵的丹青，悬挂在流年深处，将它沉淀成一处婉约别致的风景。柳宗元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深感孤独寂寞写下“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李白喝酒赏雪，半醉半醒时写下“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高适在雪天送别友人，惆怅不舍写下“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纳兰性德赏雪，想起思念之人写下“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

书上说：“你要知道，从来没有一片树叶，不接受岁月的洗礼，没有哪一个生命，可以躲过寒风冷雨的侵袭。”时光看似无情，却也是最深情。季节的更替，岁月的流逝，让我们渐渐懂得，生活中的恩是非、悲欢离合，都能在风中消逝，同时也能在时间的长河里使人释怀。

面对寒冷，守心自暖；面对困难，勇敢向前。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世界，用一颗干净的心感悟人生，在人间烟火里，以一颗欢喜心，小火慢煮生活，熬出自己喜欢的小日子。



本版图片来源：IC photo

编辑：魏美丽 荣英 张文静 美编：晓行